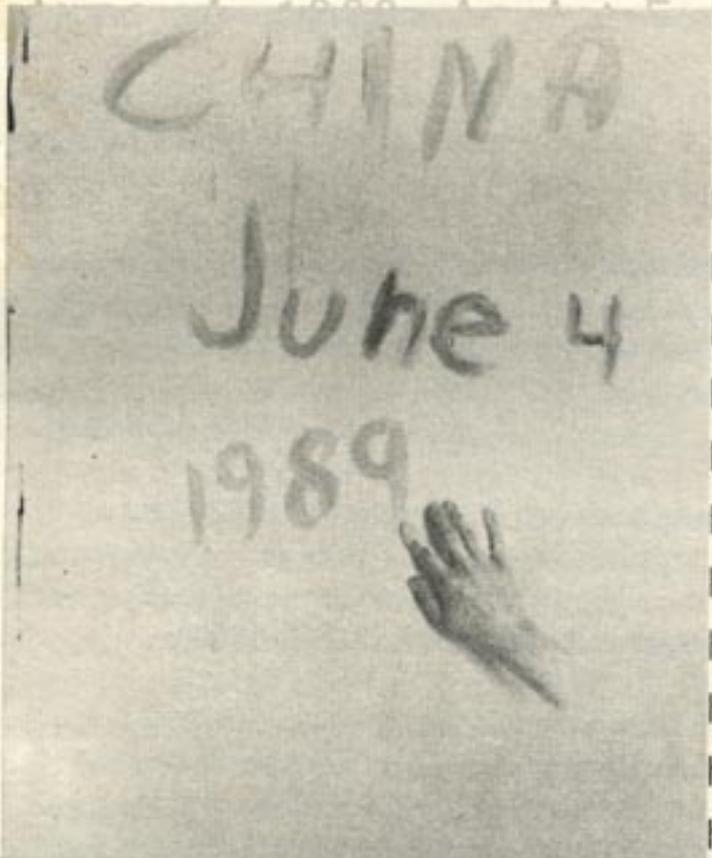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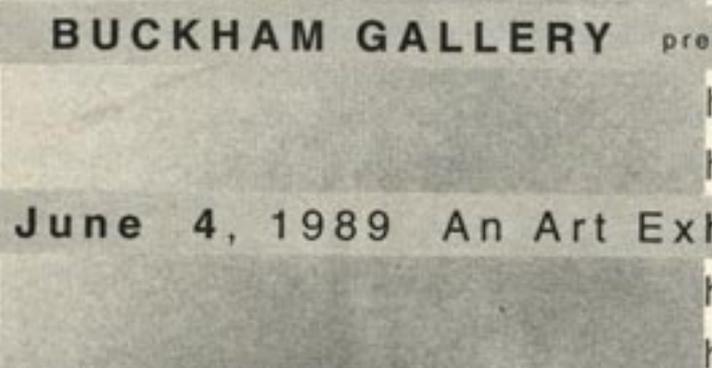
CHINA  
CHINA



hibition  
hibition

**BUCKHAM GALLERY** presents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hibition  
hibition  
hibition  
hibition  
hibition

October 7 - November 26, 1994

CHINA  
CHINA



hibition  
hibition

134 1/2 W. Second St., Flint, Michigan

CHINA  
CHINA



hibition  
hibition

organized by the Asian American Art Centre, NYC

CHINA  
CHINA  
CHINA



hibition  
hibition  
hibition

CHINA June 4, 1989 An Art Exhibition

(英文原文的翻譯)

將致命的軍事力量用來對付北京學生運動的場面讓我們震驚並且憤怒。上千手無寸鐵的學生及市民被殘忍殺害——這預兆著一個可以導致災難並吞噬整個中國的形勢。我們能做些什麼來表達我們的憤怒和恐懼？我們能做些什麼才能有效並且包含有意義的目的？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畫面讓我們所有人憤怒，並且行動起來。圖像是十分有力的傳訊者，無論是來自一個孩童的手，或是來自平凡的個人，或是受過良好訓練的藝術家。無論她被多快得組裝起來，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女神是一個有效且意義非凡的象徵。在這個人類危機中，人性的表達可以成為一個寶貴的意志／意義。

我們作為人類，是時而意外性，時而刻意性，讓人飽含淚水與傷痛事件的繼承人。我們彼此呼喊，彼此幫助，以擊退這個使我們靈魂驚醒的可怖事件。我們尋求觸碰彼此，去跨越種族與文化的隔膜。我們尋求觸碰我們的靈魂深處，並且表達我們共有的人性，及我們人類與文化的多樣性。

**Asian American Arts Centre. June 9, 1989**

## China: June 4, 1989 藝術展覽

一個象征中國人訴求自由的展覽自身卻無法享受表達自由

天安門紀念碑藝術展覽，由國會人權基金聯合主席 議員 Tom Lantos 和 John Porter，及參議員Edward M. Kennedy 贊助，是為了支持中國的人權運動及紀念發生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大屠殺一周年。然而，當三件藝術品被從展覽中移除，美國的言論自由問題不可避免的被提及。這些藝術品是：張宏圖的《最後的筵席》，Byron Kim的《極少人數》和香港Hung Kwong-chak的《牆》。

《最後的筵席》是基於達芬奇《最後的晚餐》的一幅畫，其中的人物全被替換成毛澤東的面孔。這幅畫被視為對宗教主題的嘲弄而被審查。Byron Kim把自己的血放在許多支血管裡面，再把血管環繞一個鳥籠，在鳥籠中間放置了一個繪著針灸經脈點的站立人像，這件雕塑被認為含有巫術成分。《牆》這件繪畫作品上有巨大石塊砌成的牆，牆裏埋著三具屍體——一對父母和他們的嬰兒——顯然是天安門事件的受害者。中國的流產政策似乎被提及，這件作品也被審查並拒絕了。

鑒於國會辦公大樓的高度可見性，任何藝術品如果可能會引起“來自愛荷華小女孩”的反感定被淘汰。Russel Rotunda大樓就是這樣一棟辦公大樓——它的訪客們顯然不能被任何藝術作品冒犯。

“八年前我從中國搬到美國來，為的是有一個自由的繪畫環境。我現在該因為相同的原因從美國搬到.....月亮上去嗎？”

我聽說青蛙被烹飪的時候，活的青蛙會被先放進冷水裏，所以它們會覺得自由而快樂，然後你慢慢給水加熱，青蛙能夠慢慢適應直到水煮開。像這樣，青蛙死的沒有痛苦。一些有權勢的人用差不多的方式搶奪藝術家進行表達的自由。自從1990年6月16日，我被告知《最後的晚宴》被拒後，我個人真切感受到了水在逐漸升溫。

當然，美國畢竟不是中國，藝術家畢竟也比青蛙要聰明一些。我們能做一些事情來讓水保持冷卻的狀態，以避免被開水燙死。自由不是從天而降的，我們需要去爭取，需要去保護它。”

——張宏圖 (Zhang Hongtu)

“我是一個處於藝術圈邊緣的韓裔美國人。邊緣性的定義之一就是極少被支持。這個國家的藝術經濟的行事方式即為，邊緣藝術家，譬如女性和有色人種有非常少的機會在商業場館進行展覽。我們的作品更可能在被國家藝術基金和其他政府藝術機構支持的博物館和畫廊展出。真正的改變總始於文化的邊緣，如果藝術不是關於改變的話那麼它將什麼都不是。即使是國家藝術基金的一點點限制就可能對少數藝術團體產生毀滅性的影響。如果我們限制一個藝術家的權利，我們就是限制了一個文化的自由，我們就是退著走上我們在中國所抗議的壓迫系統的那條路。我們不可以讓某些政客因為他們的誤解和偏見就對藝術家恃強凌弱。藝術家願意暢所欲言，願意做出政治聲明可能成為最早失去權利的人，但是其他人一定會追隨他們的腳步。”

——Byron Kim